

## 滴仙 by Yuen Ming

文学教授 X 满臣孤女，完整版及番外

### 序

雁塞飞奔双耳俊，可怜明月照征人。  
停笔置书不得味，只道掬水散零星。

### 龙井

1940年秋，我从纽约回国在晶报谋了份工。前方战事纷争，上海却依旧夜夜笙歌，当然，我们这种在社会名流脚底下讨生活的人并没有资格这样说，比如我，为了明日的采访，仍花了不少钱从百货公司买了套最新的法国洋装。

我的采访对象是在书划界小有名望的向玄清女士，她师从吴境汀，几年前因为画得幅好葡萄横空出世。作为记者，我对这些人尽皆知的事并提不起兴趣，我更好奇的是她成名之前，感谢主编与圣约翰的苏教授交好才有了这次采访，不致于让好多往事埋葬于时光。

向玄清，人如其名，古典大方的鹅蛋脸，柳叶眉，一双杏眼，头发烫成上海滩最时髦的卷发，红唇，深青色花鸟纹旗袍，胳膊上披着件米色织衫，好一副深居简出的上海太太模样。

生不逢时，是我对她的第一个印象。

往上追溯，向家可曾经富甲一方、名声赫赫，可到了清中后期似乎江郎才尽，大抵是体会了“身居闹市无人理”，守着祖宗这点家业也不是办法，玄清的祖父毅然走上了科举这条路，好在天资聪颖，同治年间竟中了榜眼，后来成了封疆大吏，官至两江总督。可好景不长，太平天国运动闹得人心惶惶，洪秀全一路从南打到北，两江着富饶地自然难以幸存，可怜玄清的祖父丢了顶戴袍服和没捂热的关防大印，就此归宁。

好在祖父心态好，丢了官帽便开始潜心研究书画，十几年功夫，就连紫禁城里的西太后都想找他讨几幅字，甚至点了他的孙女，也就是玄清的姑妈进宫，养在膝下；还给当时才八岁的玄清父亲向玘指了门亲事，蒙八旗的崇绮小女儿，一时间向家好不风光。玄清的父母在1911年完婚，这一年袁世凯让隆裕太后颁了退位诏书，改称民国元年。

北京城、皇城跟底下走一步一个黄带子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况且炮火也没打到北京城，玄清的童年还是愉快的，直到六岁的那年父亲病逝，祖父就此一蹶不振，不到半年也撒手人寰。

北京人都说瑞雪降祥瑞，玄清唯几会的满文就是祥瑞二字，竖折折弧点，她拿着小木棍在雪地里划着，母亲失去了依靠整日寻死觅活，家里没了做主的人，祖父的尸体还停在房里。

“那当时？”我踌躇地问。

“我祖父在两江时候的学生，就是你知道的苏元浦教授，他帮忙办了丧礼。”

元浦是在听闻老师的丧讯之后赶到北京的，他推开西院的门，一把抱起蹲在雪地里小姑娘，玄清懂得嘴唇发紫、脸颊上浮起不寻常的红光，元浦连忙把她放下，从怀里掏出盒雪花膏，用双手搓热了抹在玄清脸上，小姑娘疼得出了眼泪，一时间，说不出的委屈涌上来，扑在面前这个男人怀里大哭起来。

元浦温柔地拍着小姑娘的背，“别哭，都会没事的。”

听到院里的动静，母亲跌跌撞撞的从房里跑出来，她手上捧着一个敞开的木盒，里面四散着几支金镯子和钞票，她一把跪在元浦面前，“先生，求你发发善心吧，发发善心安葬了她祖父，这些，这些是我一点不值钱的陪嫁...”母亲边说边哭，最后还埋下脑袋给准备磕头。

元浦显然被吓到了，“我是向先生的学生玉成，先生过了，我自然不会放着先生的家人不管。”他赶忙搀起面前的妇女，又把那个木盒塞回去，“太太放心，今后的日子我会帮衬着的。”

母亲连忙把玄清一把推到跟前，小姑娘抹了把眼，机灵地磕了个头，“玉成先生。”

祖父的葬礼办得很是气派，讣告一发出去，大大小小的落魄遗臣们纷纷挤在堂屋里上了炷香，看着披着麻衣的女眷和陌生的主丧人，不觉得叹了口气，向家就这么断了血脉，又好似在这个狭小的胡同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他们了紧裤腰带艰难过日，但又庆幸好歹还活着。

“所以后来玉成先生就资助您和您母亲了吗？”我拿着笔草草写着，但突然又想到玄清之前的采访，连忙询问道，“可您一年前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说，您从小在上海长大，你们是搬到上海了吗？”

我面前的女子眨了眨眼，又思索了片刻才开口道，“那天我母亲撞了棺材。”

失去依靠的女人宛若浮萍，母家、夫家的落魄让她失去了心智，亲朋捐赠的棺材被抬棺人小心的放入土坑，元浦带着玄清捧着纸钱往天上撒，女人朝着黄土哭。谁也没注意，那个哭得快断气的女人一下摔进土坑，磕在漆木棺材上没了生息。

一抔抔黄土往土坑里填，脏了女人红肿的脸，那些领着工钱哭丧的妇女愈发大声了，玄清被元浦捂住了眼，在黑暗里掉着泪，母亲的一生就在这戏虐中结束了。

当天晚上，元浦订了明日清晨回上海的车票，他在圣约翰大学教书，他特批的三天假就要结束了，“玄清，跟我回上海好吗？我照顾你，”他在床上搂紧了小姑娘说道，“我教你读书，让你成才。”

仿佛还沉浸在噩梦里的玄清瑟瑟发抖，她睁着眼、不可置信地盯着元浦，她以为女孩是没有机会念书的，胡同里的男孩子都去学堂了，就只有她踮着脚在祖父的书房里翻书，偷偷用手指蘸墨写写画画。

“玉成先生，”玄清唤道。

“你祖父若在也希望他的子女成才，”元浦继续，“到上海，新式学堂女孩也是可以念书的，你若担心我亲自教你，之后你还可以考大学，来圣约翰，或者去留洋都可以。我一个大学教授养一个小姑娘定然不成问题。”

讲到这，玄清起身她走到身后的餐厅，“你喝茶还是喝咖啡？玉成只爱龙井所以就...”她面露难色地笑了笑。

我赶忙点头，“龙井就好，”原来玄清现在还与玉成先生住在一起，我藏不住地四处打量了一番，世家又学问渊博的教授和落魄孤女，难怪是我最近戏本看多了吗，“所以，玉成先生收养了你？”

玄清递过来两杯茶，她抿了抿，“是收留。”

十多岁的少女如同从刚泥泞中探出脑的幼苗，在元浦的照顾下，玄清在上海的日子仿佛如鱼得水，她从挂钟的叮咚中醒来，熟练地下两碗面，又跑在门口那回今日的晨报。还穿着睡裙的少女踮着脚跑到主卧门口，急迫地叩着门，“玉成先生，七点了。”

听到声响打开门的元浦早已换上西装、打上领结，西方礼节式地吻了吻女孩的额头，又从口袋里掏出幅眼镜，他只顾看着报一言不发地坐在餐桌旁。面是江南人喜欢的阳春面，这个从北方来的女孩早已放了味觉上的习惯，虾仁的鲜甜汤头，青绿的小白菜，还有颗卧在面底下的荷包蛋。

“现在功课怎么样了？”元浦开口，“现在国内情形不好，你好好读书，过两年送你去大不列颠读文学，你不是一直喜欢读狄更斯和简奥斯汀吗？”

“我想在上海读圣约翰，”玄清强着回答，她知道玉成先生为什么想把她送出国，现在北方不太平，国内像一团浆糊、虎狼混斗，上面一纸“攘夷先必安内”堵住了几乎所有人的嘴，只有一腔热血的学生社团用头颅献祭般的砸出些许水花。

元浦低着头扒完走后一口面，“不可以，”他复杂地看了玄清一眼，女孩一双眼执拗地盯着他，“要不去辅仁，我跟辅仁的陈校长交好，北平是你的故乡，过几天你跟吴先生一起回去，你安心读书学画。”

“我在上海也可以学，他只是让我临摹，再说上海典当铺还有西洋画呢，”玄清猛然站起身，不小心打翻了面汤，少女纯白的睡裙一下沾满了污秽。

元浦赶紧跑到厨房拿了抹布，他慌乱地擦着玄清裙摆的污迹，却又突然怔住般的扔开抹布，“快去换衣服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给你跟吴先生订票，明天早上就走，中学的结业证我到时候给你寄到北平去。”

他慌乱了，就像荒芜地冒出的绿芽，茫茫四海无滴泉。

趋利避害，人之本性。

“可是...”玄清还想反驳，“淑华让她父亲办的毕业舞会，我答应了，就在这周五晚上。”多留几天，再多留一天，她不死心，那个将她从幼时的噩梦里拖出来的玉成先生，在黑暗里紧紧抱着她，宛如溺水者抓住的浮木，她沉迷了。就算这块木头变得破旧、腐败，承不起她的重

量，她也心甘情愿跟它一起坠入河地、深陷淤泥；等着百年后，就像盗墓者撬开宝顶，赌石者砸开原石，她依然干净得像一块璞玉，心甘情愿地献给玉成。

“好，早点回来，”元浦说完，就收拾了碗筷去学校了。

名流们的世界都是一样的，奢华而绚丽，流光熠熠，玄清在舞池里徘徊在不同的男学生之间，她熟练地微笑、搭讪，周遭握着酒杯的人窃窃私语，看，那个翩翩起舞的向玄清是个满清后遗，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孩从小被养在苏教授家里，脏了多少次。

玄清仿佛失了聪，她摇曳着，直到淑华对她招手，她收起舞步、拥抱了唯一的朋友。

“玄清，别听他们的，谢谢你能来，”她递来一杯浮着气泡的香槟。

“他们又没说错，我是觊觎玉成先生啊，”玄清狡黠地碰了碰，一杯饮尽，“只可惜，人家是正人君子。”侍从恰到好处的换过空杯，又一杯酒。

醉酒总是不好受的，玄清半倚在门上看着她的同学们，油头燕尾、卷发洋装，“人模狗样，”她不自觉地骂了声，她手摸着墙、摇摇晃晃地摸索着外走，却被身后的鸣笛声和车灯晃蒙了。驾驶位上的元浦推开车门，一把接过这个他看着她长大的小丫头。

“你的爱怜抹掉那世俗的讥谗，打在我的额上的耻辱的烙印，”玄清在白光中好似看到了什么，“你是我的整个宇宙，我必须努力从你的口里听取我的荣和辱。”

元浦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撑着歪在椅子上的玄清，他仿佛听不见这呢喃，就当作是酒后胡言。他搂着玄清上了楼，把女孩放倒在柔软的被子上他轻轻盖上毯子，又摸了摸因为酒精发烫的额头，转头点上了安眠的檀木。

“当我受尽命运和人们的白眼，暗暗地哀悼自己的身世飘零，徒用呼吁去干扰聒聩的昊天，顾盼着身影，诅咒自己的生辰。”玄清仿佛中了蛊般，盯着天花板一首首背着莎翁的十四行诗。

“玉成先生，”她戛然而止，“我喜欢你，别送我走。”

失足的人摔下山崖，失重、撕裂、破碎，血尽而亡。

玄清撑起身、缓缓凑向玉成，檀木的安神让她平静到可以听到心跳，轻轻一吻，嘴唇贴近再分开的声响让她自责的低下头。

“你那么干净，我简直像聋蛇一般。”元浦突然接着念过女孩喃喃的诗。

“你那么根深蒂固长在我心里，全世界，除了你，我都认为已死去。”

微醺的醉意和冲动让一切变得理所当然，檀香的沉静又让交缠、偷食禁果的人清醒，他们在钢丝上跳舞，将人论纲常踩在脚底偷欢。

“你后来去北平了吗？”我好奇地问道，“你跟玉成先生...”霎时间，我突然注意到房间内弥漫的檀香，厚重而沈谧，“就是这个吗？”

玄清点了点头，“我跟吴先生去辅仁了，北平的确是学画的好地方。”

“那现在怎么...”回上海了，我不解道。

“七七之后，玉成遇了点麻烦，日本人帮了我个忙。”

## 葡萄

吴境汀先生的书画最厉害的是内行画，那是研究每个人风格和用笔的不同，玄清在吴先生门下的四五年，先是从临摹鉴赏开始，水到渠成，自然笔力技法提升，再稍加点拨就画得一出好画。

地安门的品古斋曾展出过一幅溥心家藏的沈士充《桃源图》，吴先生赶着去借出来让玄清临摹，可能是本身就带着天赋，玄清完成的那一小卷，吴先生道，这是沈下心画的。后来还裱在书房里，遇到些新朋旧友都少不得一句称赞。大概就是这样打响声名了，北平书画人尽皆知，吴先生的得意门生是个踏实有功底的小姑娘。

在北平读书的日子，玄清通常是与元浦用书信沟通，每月十五在邮局取一个信封，元浦写满的叮咛，还散落着几张大洋；但这个月等到廿二依旧没有消息，玄清有些坐不住了，她跑到陈校长的办公室借电话，却莫名被秘书请着坐下、倒了杯茶。北方的茶都是沈茶以普洱为主，玄清抿了口，又苦又涩让她不自觉地想念清甜的龙井。

陈沅有些艰难的开口，“玉成可能遇到麻烦了，”说着递过来一份今晨的报纸，上面赫然立着几个字，圣约翰学生运动的煽动者，配图是被枪指着的元浦。

“别急，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玉成抗日，抗日这顶帽子可是不好戴的。”陈沅安慰着面前的玄清，她和玉成的事多多少少知道写什么，中年儒雅的文学教授、美丽落魄的遗臣孤女，又是近十年的朝夕相处，本就是一场佳话。

玄清怔怔地瘫在沙发上，“既然没有证据，可以保释吗？”她慌乱地从口袋里摸索着值钱的东西，一块玉成来北平看她时的怀表，“当掉这个呢？大概需要多少？不够我去求吴老师，他跟先生是世交定会帮忙的，”说着站起身。

“不是...？”陈沅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失了方寸女孩现实，抗日的帽子不好戴，戴上了也不好摘，进了日本人的笼，除了日本人又谁能给他捞出来。

“校长，我请几天假回趟上海，”玄清给陈沅鞠了个躬，“家里可能有很多事要整理，玉成先生那，我想去找找圣约翰的老师，就算最坏的情况，我在上海也更方便。”

电报永远比人来得更快，吴境汀、陈沅还有许多辅仁的老师连夜筹捐了一箱丹青，玄清连忙赶到和平门外的荣宝斋换现钱，她一股脑地摊开手箱，贾羲民、戴姜福、溥心、吴境汀先生的画，狭小的木箱里塞满了祖国的山山水水。

这时，几个军人和一个穿着长衫的人走进店里，拿着枪指向玄清和正拿着眼睛看章的老板，腰间上别着的武士刀让玄清一下意识到，这回遇上大麻烦了。她松开还拿着周师兄的芦塘，又将这木箱推远。

穿着长衫的那个先接过木箱，仔细翻了翻，又一幅幅摆在展柜上细看，好家伙，他回头称赞了一句。日本人不懂欣赏，随意扫了扫，挑了几幅顺眼的塞给那人，又拔除刀随意砍向不顺眼的书画，撕拉撕拉刀锋划破宣纸，玄清心痛地低下头，她为这些书画惋惜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日本人撇脚地指着一幅画说道，墨色劲练的线条，深深浅浅的紫色色块，好一幅写实诱人的葡萄，“这是哪位先生画的？”

玄清见到是自己初创作的作品，她忐忑地举起手，“我”。

日本人不可置信地望向面前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孩，“我要你的葡萄，这一幅和其他的。”

“等等，这就是您开始崭露头角的那幅画吗？”我赶忙问道，“为什么那日本人放着那些大家不问，就要你的那幅葡萄呢？”我的作者雷达响了，像要挖到报道的精髓，所有人都好奇的玄清怎样从无名小辈骤然成了炙手可热的画家。

玄清凝神了一会儿，“据说是让他想到家乡了，”在葡萄藤架下，挽着发髻的女人和孩童。

“他是反战派吗？是后来帮您和苏教授的那位日本人吗？”

玄清想了想，叹了口气，“是，也不是，他说他只是欣赏这幅画。”

我一下不知道接下去该问什么，欣赏这幅令他想到家乡的画，却又干着这屠戮杀谬的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想到了南京，想到了死在枪炮、利刀下的冤魂，你说丧尽天良，可他又没有泯绝人性，可人性又何物？各自为利所驱。

那位日本人如同“伯乐”识得千里马，玄清的葡萄成了名利场的敲门砖，北平、天津卫、上海、香港，甚至日本本土，都认识到这样一位被高高捧起的划界新星。

玄清在几天后从陈沅那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，上面说关于苏元浦教授罪证不足，得已释放。

“所以苏教授出来后继续在圣约翰教书，您也留在上海了对吗？”我喝尽了最后一口茶。

“是啊，那幅葡萄已经让我出名了，吴先生也着急让我出师、自我创作，我跟玉成这几年分隔两地，也该在一起了，”说着，玄清抬眼看了看窗外，乌云密布，“现在雨太大了，我再给你添杯茶，过会儿再走？”

我点点头，又趁着玄清煮茶的功夫看看表，五点半了，门口钥匙扭动的声音让我一下挺直了腰。

“玄清，今天五点突然下雨，我想着肯定人少，看，我从城隍庙带了你最爱的鸽蛋圆子，还是热的，你快...”说道一半，正好看到坐在沙发里的我，“我没想到还有客人，这是？”

眼前这个穿着深灰色西装，头发还滴着水，手里领了一纸盒糕团的男人，想必是苏教授。我立马收起笔、起身，“苏教授，我是晶报来采访的记者，”然后慌乱地与那人握了握手。

“向小姐，我先走了，”我对着还在厨房煮茶的玄清告别道，“过几日采访登出来，我再来拜访您，”说完，就冲进了暴雨里。

“可外面雨还很大...”



我恍惚中隐约听到苏教授和玄清的喊声，暴雨像弹珠般砸向我、砸向这座城，它竭尽全力冲刷着，洗刷掉道路上的血污、布告栏的墨迹，人们在朝着未知奔驰着冲撞着，而有些人乱世得闲，跑进了屋檐下的好时光，与美貌娇妻共余生。

愿长天欢翔比翼鸟，大地喜结连理枝。

## 喜烛

元浦是在玄清从辅仁毕业的那年秋天登记的，三书六礼甚是繁琐，两人便省略了去，反正这天底下他们早已相依相伴十多年了。

洞房花烛夜没有喜婆作陪，一切都要仔细打点，玄清说，那些好寓意的什物都不必了，不如两人好好吃餐饭喝点酒。元浦不答应，先是到市场买了大枣、莲子这些，又去庙里请了香和喜烛，甚至亲手剪了窗花，笨拙的模样逗得玄清笑。

“先生，别剪了，”玄清嗔道，她夺过剪子直接动手，一个双“禧”骤然出现。

玄清还是习惯称元浦“先生”“玉成先生”，这时她过去带着的习惯，可元浦却有些不甘，这个坐在床边剪窗花的女子是他的妻，“以后改口了，”元浦说道，“别总带着先生二字，叫我元浦、玉成都好。”

玄清抬起脸，喜烛燃着暖黄色的灯，照在玄清身上忽明忽暗。元浦凑过身，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婀娜多姿，一双明眸亮晶晶的，又好似将他打回从前的记忆，那个蹲在北京城院里的小姑娘，怎么就长成了这般模样？他明明没有错过她成长的一分一秒，却仍然充满了惊喜和感叹。

爱情是读文学的人说的，元浦读得反反复复。秦观的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张九龄的“海上升明雨，天涯共此时”，还有大仲马的“爱情只是一根蜡烛，是要耗尽的”，苏元浦只想对着这些人大声说“不，不是这样的”。

从皇城根到上海滩，相遇又分离，他从来只叹时光匆匆，他的少年不在；而玄清，他的玄清，就如同鲜嫩的红樱桃，若不是那夜失控的告白，他只敢小心的捧着，生怕沾了污秽和泥泞。

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？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？

元浦吻上他的女孩，四目相对下，唇与唇热切地紧贴。在暗沈的烛光下，又是深红的喜被、装潢，这一吻变得珍重，元浦轻轻咬了咬玄清的下唇，好似探入了第一道防线。玄清微微张着嘴，茫茫地半阖着眼，任由玉成抵着、舔舐着。

接吻的气短让玄清红了脸，她用手半推着愈发压近自己的元浦，她喘着气，“先...先生，别。”

元浦不管女孩柔柔地低吟，半搂着玄清，又将她一下推倒在鸳鸯被上，头发乱了，面容姣好，眼神迷离，好一副动人模样。

“先生...”玄清唤道，“先生...玉...玉成...”她一遍遍念着爱人的表字。

今夕何夕，见此邂逅？子兮子兮，如此邂逅何？

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”元浦道，说着他便解开了玄清旗袍侧边的纽扣，一时间，春光乍泄。

“那...你要浪费了嘛？”明明因为羞涩红了全身，玄清依旧嘴硬地说道，两手还倔强地支起身，想要去解开男人的领带。

“我从不，”元浦飞快地摘下领带，又打开衬衣的纽扣，直直压下去，皮肤的直接触碰，烫得惊人。

“玄清，是你，何止千金？”是千金不换。

今夕何夕，见此粲者？子兮子兮，如此粲者何？

“玄清，”元浦吻了吻爱人的额头，上面满是细细密密的汗，“我们生个孩子吧，我养得起的。”

“啊，”玄清一下从神游中醒来，她抬眼看向元浦，一本正经的模样让她想起了那年北京城，她也是这么被搂在怀里，听着男人说，他养得起一个孩子，只不过情景大不相同了。

“好啊，”玄清答应道，说完，她又钻进了元浦怀里，长夜漫漫。

成安

玄清是在卅三年春日里发现自己怀孕的，那年圣约翰文院的老馆长病退，元浦平步青云，一时间成了整个大中华区安的学术翘楚，多少学生、笔者盯着，日本人、重庆、甚至延安都逐字逐句的、想从他的社论中找到些什么。

江南两浙，春寒秋热，常人亦是难耐，更何况玄清，她撑着腰靠在漆木桌子旁，拿着把蒲扇给灯下还在工作的元浦扇风。

“玉成，你还在写嘛？”她随意地翻了翻手稿，“又是给校报的新生入学书？”

“嗯，你看看，”元浦停下笔，将刚写完的一篇递给玄清。

“人君爱色，必颠覆社稷；卿大夫爱色，必绝灭宗庙；士庶人爱色，必戕贼起身...”用词犀利，玄清不禁攥紧了手，“苏护谏言商君？”

“嗯，”元浦点点头，“十里洋场，最怕不过是花天酒地，忘了自己本来应该干什么，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。”他咒骂了一句，又看着玄清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，伸手抚上她的腰，“累吗？今天又画？”

玄清心烦意乱的“嗯”了声，“吴先生寄信说过两日到上海，我这已经小半年没握笔了，怕是都画不顺手了，怕老师责备，”说着她晃了晃手腕。

元浦抓住她的手，轻轻揉了揉，“境汀看你现在这模样还敢多说什么吗？我跟他十几年的情谊，他怎会为难你？再说，你画葡萄早已如火纯青、记骨子里了，现在月份大了，你多休息休息。”

“这可不是练画弄的，我不是在给你扇风吗？”已经为人妇，也将为人母了的玄清本质上也不过是刚二十出头的丫头，她还是习惯的向从前一样，犟脾气，喜欢跟元浦时不时顶两句。

“还有，你怎么还在写这些，下句话是什么来着，君为臣之表率，君不向道，臣下将化之，而朋比坐奸，天下事尚忍言哉？”玄清气急，“玉成，你志不在此，你明里暗里在指什么对不对？”

玄清大喘气，虽说她自小养在元浦身边，这些年读文诗书画也是吴先生、贾先生等元浦故友门前，好似在为她营造的一个乌托邦，但她不是不懂，作为满臣孤女活在新朝，她对这些只会更敏感。

“慢点，”元浦连忙站起身帮玄清顺气，可玄清依旧没有停嘴，“先生，”玄清已经很少这般称呼了元浦了，除了求人，一句先生，她曾经换得元浦从绥之先生后人那换得一本华字源，还有齐先生亲笔题的一首短诗。

“你知道四面都在盯着你，圣约翰文院的玉成先生又写了什么，有多少人会抄录吟诵，苏护谏言，这不正和了学生的意？”学生闹抗日资源紧缺，但救亡捐款捐物却到不了前线，重庆政府高官云集，大多整日听曲唱戏，就是搬去了个小半江南。

“我知道，”元浦叹了口气，“可我可不写吗？慷慨歌燕市，从容做楚囚；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汪兆铭都变了。”

“那你？”玄清明白元浦心中所想，谁都不曾想，如今这在东南混得风生水起的汉奸是当年刺杀摄政王的少年郎，“那为什么不像吴先生，不谈选政，多写青衿学问，‘有志者事竟成，伫看荣华之日；成丹者火候到，何惜烹炼之功’，不就可以了么？”

“你累了吗？”元浦问道，他将玄清搂进怀里。

“啊？”玄清有些莫名。

“玄清，”元浦低着眼，“战争让所有人都疲惫了，麻木了。”

豫湘桂战役打得辛苦，刚结束的第四次长沙会战、衡阳会战甚是惨烈，丢了又一座连通前后方的枢纽不假，方先觉将军死守衡阳47日等不到援军，更是丢了军民士气。或许对很多人来说，咬着牙坚持着，却不知道胜利会不会随战争的结束一齐来到。

“玄清，联大或是流亡在外的故友都想方设法的在中文刊物上发表救亡文章，我们同心所向，更何况在这上海，还是有些许学子愿意听我一句话，”元浦说道，“谁都不知前路，可怕的就是失了心、散了劲，矛盾激发，让学生抓住痛点，愿意去骂、去声讨，就反倒不怕他们麻木了。”

“可是你...”玄清挣扎着扭过头，“是在给重庆献刀吗？”大厦将倾，撕开一小面，等待的都将是什？她不敢细想。

“那就等他们回南京了再说，”元浦笑着转移了话题，他伸手贴在玄清隆起的腹部，“‘他’听话吗？”

玄清见元浦是铁了心要如此做，她也不继续纠缠了，“听话，”她扬起嘴角，把手压在元浦手上，“你听，小家伙在动呢。”

好似小金鱼吐泡儿，元浦眯起眼，“怎么还小家伙的叫啊，你不说曾说想让境汀取名的嘛？上次来新的时候没问？”

“没...我换主意了，”玄清挑眉，然后偷偷吻了下元浦，“你取，让你取。”

元浦拿起笔，在纸上写写画画几个字拿给玄清。

“原来你早就有准备了，可要是我没让你取怎么办？”玄清见这么快不禁戏谑道，她接过纸，上面只写了两字，“成安？”

“嗯，”元浦应声道，“不喜欢？”

“没，这乱世本就只是求个平安罢了。”玄清说，“还有你也是，做这些事要小心为甚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归来今夕岁云徂，且共平安酒一壶。

浩劫定中逃得过，旧愁空外看来无。

### 三友

成安是出生在卅四年年头，上海的冬日不落雪，可夜里却依旧是冷风习习。玄清将孩子裹着厚毛毯放在摇椅里，她一手轻轻晃着，另一手翻着笔记，她要给晚归的元浦做一碗酒酿红豆汤。

本是正月里学校放假，可因为战线南移、直抵黔西南和粤北，一下好多外地生都留在上海，没有了去处。元浦院里有几十个去年从武汉、长沙来的学生，若要他完全不管也放心不下，他便以其他教师家不在上海的由头，揽了寒假里的麻烦事，每晚都开车到学校去查人。

酒酿是玄清从市场上买的，白米浸得软软糯糯，用调羹一压，青白色的汁水散着酒香。

幼年玄清祖父还在世，身旁跟着的一个服侍嬷嬷，说是祖父在两江时买的小丫鬟，嬷嬷做得一手上好的京苏菜，盐水鸭、狮子头，后来老人家嗜甜，她就整日里做梅花糕、山药糕，还

有赤豆酒酿元宵。只可惜嬷嬷死得早，玄清只记得她站在灶炉边上，看着嬷嬷搓丸子的模样。

元浦是江南省江宁府人，自小吃着金陵咸甜口味，只是不过后来到了上海教书，又养了个北京丫头，小丫头刚来上海，吃不惯本帮菜的原味清淡，元浦就只带着玄清念“蔬食果腹，麻衣蔽形”，这般念着，倒也让他自己忘了对家乡味的眷念。

红豆在锅内翻滚，豆衣裂开后开始出沙，玄清搅了搅拌入酒酿，又添一勺桂花糖。

钥匙插进门缝里转动，门一下开了，“玄清！”元浦脱下大衣，“成安今天怎么样啊？”

元浦生怕造出大声响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摇篮边，成安粉嘟嘟的，睡得好似恬静，他伸手摘掉手上的皮手套，轻轻戳了戳孩子，暖洋洋的。

“玉成，你这么凉别碰孩子，过来喝粥，”玄清端着碗压着嗓子喊道，“赤豆酒酿，快来尝尝。”

元浦接过碗，浓稠的汤汁和白白胖胖的糯米丸子，“嗯，”他抿嘴称叹道，“你怎么做得着京苏的酒酿丸子了？”

“楼下的陈阿婆是原来南京人，我跟他们学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一样的？”

“嗯，”元浦含糊到，其实他也不记得家里的赤豆元宵是什么味了，光绪年间还在两江拜师学文习画的时候，是他最后在家的一段时间了，“老师从前也喜欢这些嘛？”

“是啊，”提起祖父，玄清总是有很多话说，“过去我家做饭的老嬷嬷是江南人，祖父后来牙口不好，喜欢软软糯糯的，然后我家整日里都是软烂的肉糜和甜汤。母亲是蒙人，从前肯定是在家里咸辣惯了，我记得好小的时候餐桌上，她总是拿着碟腌肉就饭吃。”

元浦听着觉得有趣，当时他以为这北京小丫头吃惯了牛羊肉和咸汤，一个入不敷出的文学教授请不起北方的厨子，于是他就手忙脚乱的找了个上海阿姨，为了劝小姑娘吃着淡菜，他可是下足了功夫。

“所以从前你是不讨厌的？”元浦舀完最后一口汤问道。

“嗯，当时你让我背那些书，逍遥游又是幼学琼林，甘脆肥脓，命曰腐肠之药，还有什么...”玄清撑着头，仔细回想着年幼背过千百遍的诗句，“昏庸桀纣，胡为酒池肉林；苦学仲淹，

惟有断齑画粥...你总让我记着食只为果腹，不要想着从前家里的荤腥，可明明这清粥淡菜才是从前家里味儿。”

“等等，你从前怎么没说？”

“我以为是你！”玄清嗔道。

元浦红了脸，他连忙低头收拾着碗筷，“早知道从前我就给你烧饭了，虽然比不上从前你家正经的烧饭老嬷嬷。”

“得了，你有没有帮我打听，上海哪些学校开年需要美术老师吗？我总不能待在家养一辈子吧。”玄清摆了摆手，“成安你别担心，我可以带他，而且阿婆说她可以帮帮忙。”

玄清还是有些紧张，虽说现在也不是板上钉钉的三从四德、内外有别，上有宋家三女，下有妇女半边天，她攥紧手，硬生生压着自己的腿。她不是害怕元浦会因此看不起她，不相信女子也能像男人一样当教员，桃李满天下。她是担心元浦觉得这世道乱，成安还小，她会在外边受学生欺负。

“我只是去教画，你若是担心，圣约翰也可以，我做助教也是可以的...”刚生产后的女子身态丰腴，原本略有些宽松的旗袍变得紧绷。

“不是，”元浦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份电报，“他们希望战争结束后，我调任南京档案局，”他无头无脑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胜利后去整理清中后期的档案资料，你知道的，我虽是读文学教文学的书匠，但如今能整理和成稿清史的除了几个溥毓恒启字辈，大概也就只剩下我们这些拜在晚清朝堂下的人了，”元浦说，“历史什么都不忘了才好。”

“去南京吗？”玄清问道。

“对，我帮你打听了，南京有几所女中都是教绘画的，到时候你去教课，成安，”元浦顿了顿，他看了看睡着的孩子，“成安，到时候我们请个帮佣照看孩子，你也轻松些，别整日围着这四方屋里转悠，像从前那样，你去学校我去上班，简简单单...”

玄清点点头，“玉成，你怎么那么好，我好喜欢你。”她抬眼说道，那双杏眼噙着清亮的泪，冬日里冻得通红的脸颊就好像当年蹲在院里的小孩，仿佛这十多年没变。

元浦伸手搂过面前的女子，脉脉眼中波，盈盈花盛处，“难道不是嘛？有你、有成安，三人足矣。”

“三人？”玄清反问。

“三友，你、我、成安要像松竹梅，经风霜而不催，守本心而不移，”元浦说。

“不是...”玄清打断道，她其实想说，难道他们只会有成安一个孩子吗？她还想要一个女孩，乖巧漂亮的小姑娘，她想带她去商场里买洋装，教她学画，“我是说以后还会有其他孩...”

“春风生绮帐，月色照兰房，鸾凤轻跨郎，光莹可人肠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呢？！”玄清羞红了脸。

“不知情娘今日可？”

“可，可孩子...？”她推了推摇篮，成安嘟囔着嘴睡得正香。

元浦伸手解开玄清侧边的纽带，因为哺乳而涨大的胸脯好似要跳出来般，“他还小呢。”

“那，那...不能在这.....”

那边随了你的意。

元浦一手搂着玄清，又一手推着成安的摇篮到房间，灭了烛光，又是一场绮梦。

## 金陵

从上海到南京早在战争年间就通了铁路，京沪线说不上太方便但也解决了多少燃眉之急，这好容易的太平时光，玄清便说要乘船走运河北上，汽船比不上火车舒适，在江上行着差不多要两天功夫，倒是这三人也大著急，元浦当着带妻儿游湖般的好心境走走停停。



比不上从前文人雅客的作诗饮酒，元浦只拿着本小册，带着成安念念书；玄清则在一旁布着点心，时不时在中间插上几句，顺势给两人塞上一口甜糕。

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接下去是什么来着？成安，”一个男子怀里搂着个小人站在船板上说道，小人儿不过才两三岁的模样，他轱辘着眼望着灰绿的江面。

“多少...多少楼台烟雨中，”小人飞快地背出，他扭过脑袋对着男子甜甜一笑，刚冒出头的乳牙歪歪扭扭地咧着。

玄清用手帕捻起一块糖糕递给成安，小人伸着爪子就往嘴里放，玄清边笑边怨着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，一手的灰就这么出肚子里了，“从前不都是这么嘛，你别这么担心”元浦说。

玄清扭过头，又拿了块糖糕给元浦，“呢，这可是你儿子，多费点心吧，还有比不上你们大教授平日里看的，轻舟江上行，这船跑得快，你们当心点。”说着就把成安一把抱进船舱。

小人本趴在船栏吹风得好好的，突然被放入了着闷热的船舱，委屈地撇了撇嘴，却又见着母亲一脸严肃地模样，他只好搂紧了装吃食的小布袋子，耷拉着脑袋靠在床边，无聊地盯着江面发呆。

“我们这拖沓了一年多才上京，那边...没事吗？”玄清问道，本来应该是胜利后的秋天就北行的，当时整个中国都百废待兴，在陪都的长官们忙得不可开交，档案所这种琐事自然就压到了最后，元浦用一纸圣约翰工作交接和家庭琐事，将这一任职足足退了一年之久。

“中华书局总局都在上海，这一北上不过就是将几个文人押在南京罢了，”元浦满不在乎道，“学生，在乎的不过只是学生。”

“那...那你？不过就是个三尺讲台的教书匠，现在甚至接触不到学生了，只蹲在死了几十年的清档案里编书罢了。”

“是，也只是编书，还有你也不过只是个小有名气的美术老师，到时候那些学生，”元浦顿了顿，他的眼睛闪了闪，继续说道，“只教书，不说多话。”

“你怎么突然这样啊？”玄清撒娇道，“我能多说什么啊，说我是旗人还是我给日本人画过画……”她怔住了，眼神带着几丝惊恐，“不是，过去那十几年谁不是在洋人脚底下讨生活，算账算不完的，不是嘛？再说，当时是情况紧急，况且也只算是我与那人的个人恩怨。”

元浦迎着风叹了口气，他搂过玄清的肩用劲搥了搥，“没事，沦陷区那么多事，谁又赶得上这般清算，就你、我还有陈沅、境汀几人罢了，难道会卖掉你？”他亲昵的掐了掐玄清的腰。

玄清怕痒地很，立马扭过身去，“才不担心你卖了我呢。”

元浦止不住的笑意，“是啊，那还不跟我、还有成安对诗玩，汇文女中的向老师？”

玄清立刻指着脚下说，“茶船，还有，”她歪着脑想了想，“椿米，请苏教授作诗了。”

“红堆鹦粒初春候，碧托螺杯欲渡时。”他信口来道，还没等得玄清再出题，坐在床舱里闷得通红的成安探出脑袋，又一眨眼钻到元浦怀里吵着要继续听诗，这三人便一路说说笑笑地到了南京。

果然不出元浦所料，金陵城不过满目疮痍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元浦在南京没见着给他电报的档案局陈先生，倒是在扬子饭店见着了中华书局的李先生。

李淑明是道地的上海人，早年间多在香港做报社和银行起家，如今是应了书局董事会之邀回上海管理事务。他点了一席的京苏菜，服务生恭敬地给一圈人添上了碗清炖鸡孚，青白色带着点油花的咸汤令元浦和玄清好不喜欢。

“李先生怎么知道我与玄清到南京了？胜利后书局还挺忙的吧，”元浦问道。

李淑明只点点头，“还好，不忙，”又叫着服务生上了小碗桂花园子和甜豆沙包放在成安面前，玄清连忙摆手说不用了，可李先生却坚持道，“小孩都喜欢甜的。”

“李先生，”元浦说，“成安从来都是与我们一道的，甜得多是口蜜腹剑，他也懂得。”

“自然，苏教授家的家教甚好，连两岁小童也不例外，还有是，”李淑明偏头看了眼玄清，“连向小姐也教导得甚好，风靡一时的女画家，不知道我是否也能讨到一副好葡萄。”

“这是哪的话，”玄清接道，“李先生若是喜欢，过些日子画出一副好的，定让玉成给您送去。”

“嗯，那以后玉成，”李淑明顺势称元浦的表字，“我们就在书局共事了？”

元浦沉默了片刻，抬眼说，“是哪方面的工作呢？”

“不会为难你的，不过是赵尔巽先生主编的清史稿、永宪录、和实录档案整理，可能有些满文实录和朝鲜史官资料，”李淑明说着从公文夹里拿出一张手书，“这些。”

玄清凑过眼看了看，只是几列书单，她放心地长吁了口气。

“据说，向小姐是满人？崇绮的外孙女，孝哲毅皇后的侄女？”李淑明好奇地问道。

玄清机警地扭过头，“是，家母是蒙人阿鲁特氏，早些年已经过世了，不知李先生为何这么问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李淑明摇头道，“这些年史学真的一团糟，有个金姓的觉罗氏后裔的宪宗篡位说真的好笑，竟然说是隆科多矫诏、宪宗改名胤禩来顶替胤禛，竟把永宪录和圣祖实录的记载撇得一干二净，有向小姐在，玉成自然不会跟这些人一般歪门邪道。”

李淑明这一番说辞到让元浦和玄清意外了，他们本以为这是李先生的试探，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在边境在这几年来胡作非为，玄清这般血缘身世，也难怪不被忌惮。

“你们想什么了？”李淑明嗤笑道，“我只是来谈工作、与玉成结友的，难道真是有人请我来试探吗？我只是个抢人才的商人罢了。”

元浦举杯，他顺势接话道，“是，那就与李先生合作愉快了，那档案局的事就麻烦帮忙了。”

“自然。”酒杯轻轻一碰便敲下了定局。

## 烽火

编书的日子是散漫的，元浦好似又回到了读书的年代，不用急匆匆地顶早上班，费尽心思的应付形形色色的人，他整日蹲坐在文件堆里誊抄档案。玄清如今已是汇文的美术老师了，但课通常排得少，她总有大把的时间帮元浦理书稿，或是陪着成安开蒙念书。

赵先生同那些个翰林公子编纂的新清史由于战乱散落了许多，元浦和同事便从残缺的关外印本里补史料，从本纪到最后的几卷藩部属国，几十卷他看得是眼疲心累。

“你可又在看哪篇呢？是天天叨在嘴边的世宗本纪还是细碎的高宗？”门口传来一句女声，门啪哒一声给推开了，一个小男孩撒着脚丫子装进了元浦怀里。

“你怎么给来了？”他抬头问道，“成安下学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，”玄清坐在他跟前的桃木椅上，给他倒上一盅茶，“他平日里都是这般时间下学，你不知道？你还忘了今天去接他呢。”

元浦推了推眼镜，他赶忙放下手中握着的笔和稿件，一把上前揉了揉小人儿的脑袋瓜，“哎，我怎么给忘了，”他蹲下身，对着成安说道，“对不起，是爸爸给忘了，看，这么多书，爸爸真的给忙不过来了。”

“爸爸真的这么忙？”小男孩嘟着嘴问，“你可别耍赖，妈妈下午有课都能来接我下学呢。”

“真没有，”元浦正色道，“隔两天爸爸晚上带你去看戏？南京比不得从前跟你妈妈在上海看电影，倒有几个不错的角儿，带你去玩逛戏院？”成安听着一下笑开了脸。

“玉成，这日子里带小孩出去逛戏楼，也亏你想得出来，”玄清埋怨道，“这世道不同了，从前电影院在租界里，管着这些枪林弹雨的都打不着，如今呐，怕不知哪会冷不丁地冒出一根枪杆子。”

听着玄清这一厉声，成安一下又耷拉着脑袋躲进了元浦怀里，“成安，妈妈说得对，是我考虑不周了...”

“可是...”小人儿委屈地挣扎着扭过头，“爸爸你不能这般不讲理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”玄清打圆场道，她搂起成安就往外走，“我让你爸爸等下给你赔礼道歉，让他给你讲故事，你不是最喜欢听那些西洋童话了吗？晚上回家让他给你讲一晚上，好吗？”她低头问道，“嗯，那去隔壁等会儿妈妈好吗，我跟爸爸说些话。”

成安乖巧地点了点头，推开门一溜烟儿久不见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元浦问道，“对了，还没问你，不是说今天下午有堂画课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得空来我这了。”

“学生罢课了，端着枪的警察围了一圈，一个个严守着，要仔细查过了才能放人出去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元浦担忧地走进来，仔细打量了玄清一番，“没受伤吧？”

“没事，大概就是那群学生又折腾了，”玄清摇了摇头，“我还正好瞧着能早些走，还顺道接了成安下学呢，对了，你这几日魂不守舍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...”元浦开口，“李淑明前几日到南京，我们吃过几餐饭，他说这火快烧到南京了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玄清疑惑道，她啪嗒一声放下手里的杯子，里面的茶水烫得虎口又红了一圈。

“哎，你，”元浦一步近身，抓起玄清的手就吹气，“怎么还跟从前一样冒冒失失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急。”

“来不及了，李先生说，不然最先遭殃的就是我们了。”这是两个世界，一面风光，一面落魄，藏得好的时候太平盛世，歌舞升平，藏不好了，或者说是藏不住了，它便如同虚影，一戳即破。

元浦的桌子上摆着一封信，撕开的胶封和有些微皱的纸张诉说着多次翻看，里头是三张船票，从南京到台北。不用去跟那些人一般远上东北，离开大陆的船票，在这个时间里已经是千金难换了，可如今李淑明却放在这般朴素，甚至简陋的信封里，善意而好心的送给了这家人。

元浦呆呆的立在窗边，李先生的话在耳边回响，惹得他一阵心慌。

“玉成先生，您知道我跟宋家在香港的时候有过交情，我惜才，还希望能与您继续共事，整理清史离不开你，共产党和你我不同，他们以工民为重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从前改朝换代，也是与读书人无关，听过杯酒释兵权，却从没有逼得文人无出路。”

“您没事，从前还因为反日下了大狱，可您夫人呢？是非颇多。”

元浦一下打了个寒颤，他缓过神，“玄清，李先生说得对，我们得走。”

“去哪？”玄清问道。

“台湾，”元浦连忙从书桌上抓起那三张船票，“这，我们走...”说到一半，他停住了，不对，到底是哪出了问题，他僵在了原地。

向小姐是满人？在辅仁念过书的大学生，一个日本军 人颇喜爱的画家？

“不、不行，”他连忙收回手，把票扔进烟灰缸，“不能去台湾，”既然认为大 陆会肃 清，这边就不会吗？白色 恐惧还笼罩在那块岛屿之上，他不能这般选择。

玄清不解地抬眼望向元浦，男人眼神慌乱是她从未见过的，她无力，只能开口道，“玉成，我跟成安都相信你，你决定就好。”

“那去美国吧，本来就说了应该送你去那留学的。”

## 南柯

谢绝了李淑明赴台的邀请后，元浦第二日就到港口买了最近一班的船票到香港，玄清匆匆地收拾着家用，她似乎想把一切都带走，元浦从前送她的小木工，辅仁老师送的字画，甚至还有成安刚读书习字时的本册。她忙前忙后的整理着，房子是书局当时分的，她不知道这一走，这件楼还属不属于他们，那墙上挂的照片是不是也应该带走。

别忙活了，香港赴美的航班只能带十斤行李，带着些许应急的衣物就差不读了。他们先到三藩市休整几日，元浦说，他有故友正在东边华盛顿的大学里教书，到时候做个引荐，他也能在那当个研究学者，教了这么多年的国文没用了，也庆幸整理了小半辈子史料，到最后也能挣口饭吃。

“真没想到到最后竟比不得你，”元浦蹲在一堆书稿里对玄清说道，“你瞧，你带着双手就能划一幅好画，洋人不识字但也懂得，就跟当年你在北平用葡萄将我捞出来一样。”

玄清抱着成安坐在椅子上，她指着泛黄的黑白相片说，“成安，这是二十年的时候妈妈中学参加舞会，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，被你爸爸天天压到吴先生那去画画，”她又点了点另一张照片上的蓄胡老人，“这就是吴爷爷，他们都留在北平了，以后可能很难见到了，这还是上次我们在上海时他来看你，还记得吗？”

成安点点头，“就是那个总是叼着大烟的爷爷，爸爸从前为什么让妈妈学画呢？”小孩抱着相片好奇地瞪着地下的元浦。

“爸爸从前也要让妈妈读书吗？就像爸爸让我读书一样？”稚言稚语，点破了元浦最后的心理防线。

元浦涌上自责与悲愤冲垮了他，从学堂到书局、档案库，他每走一步都将三人逼上了绝路，修短不齐，生死难忘，玄清曾经为日本人作画的事就如同一根针压在心头，他不说却不代表他没有考量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看多了史书，大陆也罢，台湾也好，大概只有离开这是非地从能避免被秋后算账。

“是啊，成安要好好念书，”见元浦不回复，玄清紧紧搂着小人儿，“不过...非得走吗？李先生说去台湾不行，那北平呢？吴先生、溥先生都在，还有辅仁，都是从前认识的旧友，我们谋两个差事应该不是难事？”她紧盯着元浦。

“走，一定要走。”元浦冷冷道，他是严肃的，严肃得好似又回到了圣约翰的三尺讲台，依旧是那个读一些文赋的先生。

“玉成，你从来只自己做决定，不跟我商量，”玄清埋怨道，“汇文挺好的，那些学生还小，对学生运动了解不多，不过是年少气盛罢了，你何必这般当真呢？”

“当年在上海，你不是还说宁愿闹腾，也好过麻木吗？如今怎么就...”说着她蹙蹙落下眼泪。

温热的泪水滴在小人儿头顶，成安扭头瞧见红了眼眶的玄清，他微微撅起嘴，也红了眼，跟着母亲一齐掉泪。

元浦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一大一小，“这不一样，”他说，“那是战时，抗日，这是党争，都是中国人。”

“那你甘心？”玄清反问。“这都好不容易过了战争，你甘心吗？”

让我们的孩子这般小就远渡重洋、离开故土？乱世里都要教书执笔救国的人却在用人之际离开？“你的志向不是如此啊，守一方土地，实在不像你。”

“那你又说该怎么办，”元浦瘫坐在纸堆里，“你，我，南京，北平，该怎么选？这是没得选啊。”

玄清无言，有些路不是可以被选择的，是早就注定了的，从中华书局到圣约翰，从北平到上海，甚至出身与家世，这些不得选，就好似蒙眼捂耳的嫁娶，全凭运气，全凭天上钩名册的神仙，投胎本事，各显神通。

“那...”玄清缓缓开口道，“玉成你苦，我知道，从前担心我是旗人，后来又因为我糊涂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节我没有，我贪生怕死，给那日本人做交易，是我误你。不然，李淑明说的台湾你能去，留下也留得，不该这般左右为难，进退不是。”

她低下头，指了指边上的一张纸道，“这是房契，你好生留着，说不定以后还回得来，带着成安总是要有个落脚的地儿不是？这些是当年在辅仁你给我的信，我都留着...”

“玄清，你在干什么！”元浦厉声喝道，成安被吓得缩起脑袋，“你以为我的志向是什么？”他反问道，“不过是不负国不负家罢了。”

“玄清，我对得起这片土地啊。我生于前清，受教于两江总督，后自学西洋，新旧交替在我脑子里如打仗般，去东北吧，皇帝还在呢，去南京吧，至少明面上救国存亡呢，”说着，元浦叹了口气，“忠义两全难啊，我迂腐又先进，守旧又革新，我便留在了上海这个三寸地，用育人来报国，天塌下来还有那些给基督徒给顶着，我日日念着那些诗书，拿着笔杆子写犀利文词，就盼着能唤醒多些人，全了我这份心。”

“玉成，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...”玄清掉着泪应声。

“我做到了，玄清，就算胜利年后我只能拘于这点繁琐的史稿里，我也自己安慰着，玉成你至少在给后人修史，史官从来是不可少的，要不然怎么读史可以明鉴呢。所以，都大半辈子了，玄清，现在我只想护着这个家。”

言毕，屋内一片宁静，只听得三人吧嗒吧嗒地掉泪和抽鼻子的声音，元浦扭了扭蹲麻的腿，微微站起身，他对着玄清问道，“所以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们走吧。”

玄清顿了半晌，点点头，“你可说，那可不能当我是累赘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元浦从地上捞起成安，刮了一下小人儿的鼻头，“只要你娘两不嫌弃我就好了，看，成安你要笑起来多好看啊，瘪着嘴跟个小鲤鱼一样。”

“爸爸——！”泪痕未干的小孩羞愤道。

“你可真别逗他了，这些东西还得快些整理呢，可别想偷懒。”



三日后的清晨，元浦指挥着工人搬着几箱行李，玄清拥着睡眼朦胧的成安，就好似这世上千千百百有钱人家的阔少爷少夫人般，在这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时代里，一掷千金的买得几张船票，此去经年，又从何念得这桑与梓。

别了，都别了吧。

## 番外·物候

春意盎然的四月，雾谷的樱花落了满地，元浦坐在办公室里无趣地翻着教材，他如今又成了拘泥在三尺讲台的老师，一副亚洲人面孔，板板正正地用亚洲口音的英文讲东亚文学。他有个学生叫Joanne，三十年代末随父母从黎巴嫩移民的女生，白而富态，一头蓬松卷曲的长发总是执拗的翘着。

“教授，中国人的文字都这么redundant吗？”她翻出本英译的侏儒警句放在桌上，“来来回回，就连说道理都这般。”

元浦顺手翻了翻，女孩拽着珠笔的划线和折压，是认真读过，“这是芥川先生的书吗？这是日本人写的，不是中国人。”他放下书。

“萤的幼虫以蜗牛为食时并不完全置蜗牛于死地，而只是使其处于麻痹状态，以便常食鲜肉。”他轻轻念到，“你会想到什么？”

“我？”Joanne有些莫名。

“文字不仅仅是传递故事和訊息的，它是诉说着一种情感与执念，”元浦说道，“你从小生活在这远离战争的大洋彼岸，他，甚至你读过、或者将要在我的课上读的文章都是这样的，纠结、徘徊、颓唐、冗杂。因为生活是没有故事的，就如同一条直线，看见的只有死亡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Joanne追问道。

元浦摘下眼镜，他叹了口气，“人，渺小而伶仃，在外力下，譬如让你回到30年的大萧条，从前的南北战争，你是不是也会因为看不见出头之日而昏沈。”

面前的女孩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她挠了挠头，看着面前西装挺挺的亚洲人她有些心动，她眨了眨眼，“苏教授，我真的很敬重你的...”

尽管她用的是appreciate和have a crush，但元浦心里还是响起警铃，他低头看了看表，“快三点了，我该去接孩子放学了。”他匆匆整理了下书稿，披上外套就准备出门。

当元浦开车到O街上的学校的时候，玄清已经牵着成安的手站在校门口了，到美国的这些年，她依旧改不掉从前在上海的习惯，烫发、旗袍，甚至连成安有时都随着玄清的模样，翻出元浦宽大的长衫，套着招摇显摆。

“你怎么就来了？”玄清问道，“不是说今天我来接孩子的吗？”

元浦牵过成安，又搂上了玄清的腰，“想你了，所以就跑来瞎猫撞死耗子。”

“没个正经，”玄清嗤笑道，“说正事呢，你不是说今天下午有appointment吗？是学校又找你聊什么项目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开溜了。”

“我能有什么事啊，刚才office hour的时候...”元浦顿了顿，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玄清说，这个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将他吓跑了。

“诶，”玄清眯着眼，指了指元浦的鼻子，“成安，你爸爸有事瞒我们哦，皮诺向的故事是什么来着，说谎是要...”

“长鼻子的！”两人异口同声道。

他赶忙搂紧了两人，“上车，先上车，这刚过春分的还冷得紧，你们两别感冒了，”玄清和成安嬉闹着上了车，他坐在驾驶室上才开口道，“有个学生跟我聊芥川，结果...最后说她have a crush on me，我就...”

“所以你就跑了是不是？玉成还是这般宝刀不老。”玄清笑道，“不过你这一走，你的appointment呢？主任不找你？”

“我可没说是学校的appointment，”元浦边开车边超后望，成安靠在玄清怀里玩着课上的木工，“你可没发现你这些日的变化？”

“什么变化？”玄清一头雾水。

倒是成安放下手上的木工，一脸鬼笑的说，“mummy, dad said you may be pregnant.”

玄清面上一惊，又好似联想到这些日子身体的变化，她红着脸看向窗外，“所以……这是去医院？”

“嗯，”元浦点点头，“这不就是去那的路吗？不过，从前你说，成安的名字是我取的，下一个应该到你，可如今我都想好了，你不如又让给我？”

“什么？”玄清反问。

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

玄清扭头，她低头看了看成安满眼期待的模样，她摸了摸小孩软软的头发，“成安喜欢，那便依你了。”

车缓缓地往山下开，曲折的绕过了树林与人造湖，街道上拥挤的英文招牌和高大壮硕的白人，玄清好似回想起了六七年前的上海，灰沉沉的，她也是这般坐在后座，相隔好多年，旧时旧人旧景今仍在，她可真庆幸啊。

【全文完】